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3年6月17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64期



謝華斌，福建建甌人，廈門大學文學學士，藝術碩士，中國人民大學紙質文獻保護與修復方向訪問學者，王和平工作室畫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畫創作，書畫文獻修復。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格物與性靈

謝華斌的水墨世界



▲《春蟲撲紙》

謝華斌在大學時就執着於文人筆調與宋畫的格物精神，這一堅守就是近二十年。他的筆墨功夫十分出色，擅長耕耘古典式的清雅和純淨，以工寫結合的方式尋求視覺和心靈感受上的平衡與平和之感。

這種平衡的視覺感受首先是來自畫面風格的變化和融匯，他可以在同一個畫面中熟練地運用寫意和工筆兩種方式，多以寫意的筆法描繪樹枝竹節，水邊岩石，經營水墨碰撞產生的交融效果，再以細膩工致的書法勾畫魚蝦蟲鳥，這種受齊白石創作風格影響的一放一收、一虛一實、一疏一密，讓畫面產生了良好的節奏和層次感。其次，平衡之感還來自他筆墨本身微妙的變化。謝華斌不斷實踐着一種融合性的風格，將書寫、勾染、皴擦、沒骨等多種筆墨方法，依據對象和自身心性的需要靈活使用。水邊竹葉，琵琶枝葉的“濃”“實”與隔水所見石與生物之“淡”“虛”形成對比，沒骨所繪之魚、蝦、禽鳥每一筆從筆尖濃墨到筆峰、筆腹的淺淡變化，在用筆用墨，風格交匯間，他的畫面呈現出收放自如，頗具彈性的張力，顯現出畫家極精妙的筆墨感受和良好的控制力。適合的風格和筆墨語言保證了藝術基本品質，在此基礎上，他開始不遺餘力地探尋着水墨世界里的格物與性靈。

現當代水墨創作有幾種取向，一是在西方現代藝術的影響下，強調畫面構成中的“現代意識”。不少現當代水墨創作，其構成畫面的語言單元，如單體的線條等，遠不如點、綫、面所構成的整體關係重要。在強調大體大面的整體視覺感受和抽象結構性時，語言自身品質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二是對模仿客觀對象的寫實之法保持着警惕。寫對象之實，尤其是西方解剖觀念進入後的科學意義上的“實”，被許多現當代水墨創作視為桎梏，認為其對抒發主體情感，推進現代感的產生有所阻礙，於是體察、觀物的地位被逐漸削弱；三是強調水墨內容與當下生活的關聯，即對觀念性呈現的強調。然而現當代水墨創作的這幾類取向，卻潛伏着危機，如一些創作一味地強調抽象構成、觀念表達，以蔑視自然造化，犧牲語言品質為代價，躁動和淺浮之氣彌漫。

在這一背景下，謝華斌的這種探索凸顯出特殊的價值。他似乎有違“時勢”地極重觀察和細膩描繪自然生物。祇要有空，他會到海鮮市場觀察水中游動的蝦蟹小魚，看到燈下門欄停駐的飛蛾、樹枝上的各類鳥雀，他都會拿出手機拍攝，然後細細觀察它們的起飛降落、覓食尋趣，頗具宋人的格物精神。也正是基於對自然物像的細心體味，他筆尖下水中游動的魚蝦、飛行或停靠的飛禽才顯現出一種令人感慨的生命情致。儘管謝華斌的格物絕不僅祇為了窮盡外物形態，但這種延續自宋代的格物精神在今天卻有特別的意義：他沒有依靠更趨現代的構成感來支撐畫面，沒有用情感奔騰的逼人氣勢來產生震驚效果。他堅持用沉穩的筆墨，嚴謹的格物精神讓作品顯得沉厚、耐品，這種良好的筆墨品質和尊重自然的態度，給情感和感覺的釋放提供堅實的基礎。

這無疑是對現代水墨一味尋求“意”“觀念”“構成”而忽略了生命本體，忽略筆墨內在品質，造成的空洞、浮躁和表象化習氣的一種警示和矯正。

謝華斌的格物目的自然不是對外物的模仿，他試圖透過生命表象，掌握生命和自然運動的共同本質。在對物像極盡精微的描畫中，他不斷碰觸着真實的必然性，尋求迴出天機性的性靈。這也是他沒有把物畫“死”的重要原因。和西方靜物畫多以“死物”為客觀描

繪對象不同，中國傳統繪畫將生命精神作為表現核心，在花鳥畫創作中，這種蓬勃的生命感尤為重要。用朱熹的話說即要“活潑潑的”而非“死搭搭地”。通過細膩的觀察與記錄，謝華斌將外物內化于心，並努力把筆墨的微妙變化與物像的外在形態和生命力表達盡可能貼合在一起；通過悉心研習朱耷所寫小鳥為何個性天真、齊白石魚蝦中如何做到飽含趣遠生機、鄭燮竹石凜凜風神從何而來，深刻領會外物描繪與筆墨精神的融合之道。儘管目前仍處於探索階段，但在格物之下對生機性靈的求索過程中，他的作品已能將物像細處形態特徵與動靜之間的變化微妙傳達出來，“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他認真地經營着自己微觀的水墨世界，並初現一種動人的感染力。

謝華斌畫面另一感人之處來自氣質的幹淨和嫺雅。幹淨本是水墨作品的一項基本品質。如今在我們藝術創作中卻成為一種奢侈，更不必言純粹了。謝華斌的畫無論大小，細筆勾，淡墨染，幹淨清爽。如果再深入體會，這種幹淨之感主要來自幾個方面。一是筆墨的利落。他的用筆骨力道勁，用墨則氤氳而不濁，且很好的控制了筆和墨之間交融之“度”，不拖沓，不凝滯；二是整體的氣息把控。他十分注重畫面濃淡淺淡間變化的節奏與韻律，並做到濃淡層次界限不生硬。更重要的是，通過經營布局，他充分發揮了“留白”在畫面中的作用，通過留白，氣息可流動不堵，讓人在觀看的時候呼吸有致，心覺疏朗；三是心境澄明。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始終在追求一種空靈氣象。要做如此簡淡之筆墨，蕭疏之氣象必要有澄淨之心靈。司空圖在《詩品》中形容，藝術的心靈當如“空潭瀉春，古鏡照神”，藝術人格應為“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神出古異，淡不可收”，藝術造詣當“遇之自天，冷然希音”。歐陽修則認為，簡淡最難做到，“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家得之，覺者未必識也。故飛動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宗白華將這些總結，認為在中國傳統繪畫中，精神的淡泊是空靈化的基本條件。但在飛速變化、以功利性為主要價值引導的現代社會，保持精神的淡著實不易。謝華斌的作品多依循文人案牘的創作和觀賞特徵，尺幅通常不大，筆墨簡淡缺少瞬間的衝擊力，需要觀者悉心品讀。這些都不太符合當代展示和參賽的需要。但他深知藝術需求得心靈的自在，如若爭比迎合，不斷設想創新，祇會讓心性浮躁，讓意識更加陷入迷惘，故而始終秉持堅定信念，不為外在因素和功利目的所牽絆。在澄明的內心和淡泊名利的精神關照下，他作品中的幹淨也就成了自然表露的結果。這種幹淨既是畫者內心澄淨的表現，又具有澄明觀者心境的能力。讀他的畫，能令人神氣清明，心靈得到滌蕩。

如果幹淨的特質屬於作品，那麼閑雅更可歸于作者。閑雅表達出一種態度，從這溫潤的畫面中，能感受到畫者平日間的和氣沉靜。我和華斌認識多年，從同學到朋友。如今他在廈門大學做古書畫修復工作，閒時便沉浸在自己的水墨世界里。我曾不遺餘力地勸過他為了當代展示和時代精神需要，要“現代”起來，可他別扭地經過各種嘗試，怎麼都“現代”不起來。我知道這是他心性所決定。祇有按照內心的平和之感作畫他才覺得與內心契合，才覺得舒服。謝華斌可能無法順應“現代”，但他卻用復歸似的筆調，用現代人奢求而不得的寧靜氣息感動自己，打動別人。從某種角度看，這是一種對抗中的創造，也不失為現代的另一種方式。

(吳靜 杭州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



▲《獨樂樂》



▲《二次元世代》



▲《冬至吉祥》